



談氣度

伊 衛

在人類所能懷持的諸般美德中，氣度恐怕是我們最容易付之闕如的一種了。西方的聖人有見於此，因此提出「有人打你這邊的臉，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；有人奪你的外衣，連裏衣也由他拿去。」以資補救。然而在我們凡夫俗子看來，讓人家任意地左右開弓，於自己不但是麻木不仁，而且適足以增長對方的氣餒，弄得姑息養奸而後已。因此多數人挨打之後，也只有攘臂舉拳，反作用過去了。

你在馬路上無意中踩了人家一脚，人家不由分說一拳打將過來，這時的是非曲直就大可研究了。如果是耶穌的學生，當然只有打落了牙齒和血吞；要是碰巧挨揍的是「好長劍」的子路，即使書上說他「聞過則喜」，然而根據他老師「以直報怨、以德報德。」的原則，事情就沒有那麼容易善了的吧？

子路的聞過則喜當然大有氣度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在人家竊竊私議他的壞話時，無意間闖了進來，人家打圓場說：

「正在講你的壞話，你就冒出來了。」

「不要緊、不要緊，你們儘管說去。」

「其實你也沒有多少壞話讓人家說。」

「不是這個意思。恐怕我的壞話太多了，你們說也說不完，既然說不完，你們盡量說又有什麼要緊？」

這些話，很有子路「聞過則喜」的味道。

韓信在論項羽與劉邦之勇悍仁強的時候，就會經批評項羽沒有氣度。其實項羽幾次放過劉邦，乃是有氣度的人。「項王見人恭敬慈愛，言語嘔嘔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飲。」也還是氣度的外現，只因為戰將有功當封爵的，項羽不能捨得，倒把天下割捨掉了。劉邦在這方面，顯然比他高明多多。

史記淮陰侯列傳記韓信已經平定齊地，當下寫了封奏疏給被楚軍圍困於繁陽的劉邦，請求封為假王。劉邦看了奏疏以後：

大怒，罵曰：「吾困於此，且暮望若來佐我，乃欲自立為王。」

張良、陳平看看苗頭不對，忙踢了他一脚，劉邦馬上醒悟過來，改口說：「大丈夫定諸侯，即為真王耳，何以假王為？」

劉邦的氣度不僅此也。我們看項羽本紀記項羽被劉邦逼急了，特地造一個肉砧子，把劉邦的老爹放在砧板上，求劉邦決一死戰說：「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」

劉邦的答覆竟然是：「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，曰：『約為兄弟』，吾翁即若翁。必欲烹而翁，則幸分我一杯羹。」

劉邦的氣度當然是假的。我們只要看他登上帝位之後，便大殺功臣就知道了。我引用這些故實，也只是說明氣度之不易罷了。項羽、劉邦已經如此，等而下之的，更不必談。

政治家如此，文人又如何呢？中國的文人向有「經不住批評」的美名，稍受批評便要惡口相向，流風所及，使得寫書評文評的人相率不敢說良心話。所謂「打開天窗說亮話」便是盡說漂亮話，漂亮話說盡，天窗就應

該關起來了，受評的人（常等於受捧的人）在享盡揄揚之餘，自然的飄飄欲仙。不幸而亮話裏面間雜三兩句醜話，對方也便如響斯應，攻訐謾罵都像流水似的滔滔濺濺出來。

我以為做爲一個文人，敏慧之外，最重要的還是氣度。其他的缺點，如學問不夠、邏輯不通都有藥救，唯獨氣度小乃是最糟糕的事。氣度小的人維護自己的既得事物，有如母親之維護自己的兒女——什麼都是好的，連錯誤也不放棄。因爲不放棄，自然擺出一種防範尋釁的態勢。反之，一個人要是身具停蓄不變，涵容一切的氣度，知道鹿是鹿、馬是馬，那麼很容易就把不對的部分撇開，難道非得把錯誤或缺點挑在自己身上，背一輩子，然後才舒服麼？

常見的、對付批評的態度只有兩種，一是反批過去，二是保持沉默（默認自己的闕失乎？沉默是最好的抗議乎？）曹植的與楊德祖書，提及往自己臉上貼金的第三種作法：「以孔璋之才，不閑於辭賦，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，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。前書嘲之，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。」比較起來，陳琳（孔璋）還算是可愛的。

真正令人欽服的，還是於自己的不是處，承認自己的不是。在這方面，劉紹銘先生可以做我們多數人的模範。書評書目第九期亞青先生的「致何索書」，對於劉先生的譯文本來頗有挑剔，然而劉先生的覆信不但坦承自己的疏忽，謙稱自己的程度不夠，而且推介 Graham Greene 的書給亞青先生，要亞青先生也出來翻譯小說。這種雅量，是文壇上所難得見到的。

要說的是，當我們批評爭辯的時候，應該持有最起碼的氣度——面對是非對錯，不能無所爭，然而除非具有「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」的君子風度，相輕（就學問而相互勸諫攻錯）而不相傾，如果一味的意氣用事，十分的臉紅頸子粗，那麼，熱心的讀者也只有坐山觀虎鬥，鼓掌叫好而已。